

叙事和结构的双巅峰

——读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姓名：宋月 学号：2012213530 院系：汉语言文学试验班

内容摘要：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经典作品《我的名字叫红》聚焦于 1590 年末的伊斯坦布尔，讲述了一桩谋杀案和一场费尽心机的侦破，并由此绘出了一副 16 世纪土耳其文化传统的细密画卷。本文将从叙事和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这部诺奖作品。

关键词：《我的名字叫红》叙事 结构 帕慕克 读者

我是一名读者，人们都这么说。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人们看着我，或者看着我的这篇书评——我希望他们这么叙说，或者这么看着我，以此来向这本小说致敬。作为横跨亚欧两大洲而兼具东方神秘感和西方艺术性的文化，土耳其文化传统向来充满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风格，而以此为写作背景的《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更是达到了叙事和结构的双巅峰。

帕慕克说，“写作历史小说的困难不在于完美再现过去，而是把历史与某些新鲜的东西联系起来，使其不断丰满起来，用想象和个人体验改变它。”因此，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作者不停地扮演不同的人物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他不断地发掘各种声音，包括：一位 16 世纪奥托曼的细密画师的声音，一位苦苦寻找战场上失踪丈夫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声音，杀人手的可怕声音，一个死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他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世界。这些都与帕慕克对绘画的了解有关，他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中，所以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

这种不同于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带给我们一种新奇的效果，那就是代入感。故事中的所有存在物都在说话，所有的人，活人和死人，男人和女人，都在说话。叙述成了每个人的生存方式。被害者在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妇人在夜里在喃喃自语，老人在宝库里喋喋不休，甚至连被画出来的一棵树，都在愤愤不平。尽管每个人都要服从自己的命运，甚至包括凶手和被害者，但每个人都是叙述者，每个人都带了情绪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每个人都试图通过叙说来获得形体之外的东西，不是财富和权势，不是荣耀，甚至不是爱情。在伟大的苏丹的注视之下，众人的隐秘心灵藉由树的画像，在故事刚开始不久就说了出来：“我

不想成为一棵树的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唯一沉默的，只有作者。作者就是本书这幅细密画标准的大师：在让书中的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强烈的风格之后，以纯熟的手法将自己的风格隐去。当我以奥斯曼大师的侍女法，在书中遍寻不到作者无意的风格时，我似乎可以看到作者得意的微笑。帕慕克如同隐性的导游，带我们经由一条老调的路线，让我们悄悄看到了一个繁华似锦的世界。这条路线是如此的老调，这名导游是如此的技进乎道，以至于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主角都没有发现我们，而我们自己也毫无知觉。

而在写作技法方面，文本的延伸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写一本小说的工作量，超过了以往写三本小说所需要的事件和精力。而且，作者必须精通不同类型小说的技法，又必须不露痕迹地融合进一本书里。在这里，精巧的故事和精确的结构几乎变成了一种数学。阅读这种小说，让人感叹人类的心智居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除了文笔的轻盈之外，结构本身具有一种数学或者是音乐美，作者必须在宏观上对作品节奏达到良好的控制。譬如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嫌疑人蝴蝶、鸛鸟和橄榄同时画马时的内心独白，作者可以同时将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演绎的惟妙惟肖，并且利用细密画技法和顺序的不同来展现凶手的丝缕线索。除此之外，作者在书中也多次采用几个类似的种属并列出现的结构，比如咖啡馆里的树、狗和僧侣等等，这些同时间同地点的物象仿佛就是刑警在案发现场收集到的各种散乱的证据，你必须要通过这仅有的线索去发现这些事物之间微妙的联系从而得知事情真相。然而可惜的是，我还没有功力深厚到不依靠结局而仅凭读者的身份就找到凶手。即使这位叙事大师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呈现在你面前了。

帕慕克体现出来的技巧、构思和思想积累所达到的高度不是几代人之内所能企及的。如果用这本小说和近年来中国几大著名作家的作品相比，能立即看出巨大的差异来。贾平凹的《秦腔》是他个人集大成之作，但是比较下来，简直就是弓箭长矛对导弹卫星，原始到了惊人的程度，连继续存活三年都困难。余华的《兄弟》在文字上做到了轻盈，在叙事上堪堪及格，但是在结构和深度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对两兄弟命运的对比描写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笨拙。王朔的《我的千岁寒》在母题上试图靠近相当深刻和宏大的命题，但是以他的修为写出来的书是最糟糕的，那就是一本《要你命 2000》，把各种可能成为致命武器的思想库用草绳胡乱扎好扔出来吓唬人。

无论是关于观看和叙说的探讨，还是纯熟的写作手法的运用，这本小说都值得读者的致敬，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读完本书之后，我知道，我已经是一名读者，如同这个故事里所有的物件一样，如同所有其他的读者一样，我已经经历了自己的命运。我不可能成为

那棵树，或者那条狗，那根针，我只能拥有我自己的叙说，观看和由此而来的意义。无论我怎么反抗，多么努力，甚至成为凶手，在属于苏丹的地方画上自己的画像，也无济于事。帕慕克的个人风格终于在书名和内容之间的张力中展现了出来：我的名字叫红，书名直逼意义，但书的内容却表达了意义在面临存在时的无力。叙说、观看，甚至意义，都永远只是开始，这是故事背后的秘密，也是作者在意义之外想要说的话。读者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我想，帕慕克并不关心，因为这是读者自己的事情和命运。所以，你如果要读这本书，就请你好好读它。我是一名读者，你也是。

参考文献

- 1、【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出版社，沈志兴译，2006年
- 2、【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3、【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4、【前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5、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